

階上答以女之名。賓既受命，乃降出也。

總論 陳氏祥道曰：納采問名，一使、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

存疑 孔氏穎達曰：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云：爲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氏公彥曰：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也。名有二種：一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也。

辨正 朱子曰：孔疏問名與儀禮不同。

案 納采時，既對以某之子，則女之姓氏不待問矣。此問名者，既納采，將加諸卜，不得不知名，以告於鬼神也。記云：誰氏者，問者之謙，不欲徑詢女名耳。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名。此爲萬民之判立制也。古人婦人有諱，然則士大夫

之女子子。其亦登名與說見本篇記。

右問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賓者。欲厚之。敖氏繼公曰。醴與醴子

之醴同。凡自敵以下。其使之行重禮者。事畢則醴之。所以見

殷勤也。擯者請醴賓。亦以其降等也。若敵者。則主人自請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醴亦當為禮。賈疏。士冠禮醴賓已從禮。故此云亦。

辨正李氏如圭曰。士之醴。子醴。賓醴。婦經皆作醴。不必改為

禮。

賓禮辭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辭一辭。賈氏公彥曰。一辭許者。主人

禮賓之常法。鄉已行納采。問名。賓主之情已通。故一辭而已。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辭一辭一辭許者主人

醴賓之常法鄉已行納采問名賓主之情已通故一辭而已

案冠禮請醴賓賓禮辭許下有賓就次此亦當就次以待徹

几改筵諸事也次在廟門外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無體于房中無亾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賈疏為神則西上為人則

東側尊亦言無立酒賈疏以醴質故士冠與此皆無立酒側尊于房中亦有筐

有籩豆如冠禮之設賈疏下云贊者酌醴加角柶明有筐盛之又贊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冠禮

尊在服北南上則此尊與筐等亦南上如冠禮賈氏公彥曰於戶西禮神坐徹去

其几於後授賓改設其筵

存疑賈氏公彥曰東上者統於主人敖氏繼公曰改筵者

易它筵而布之也

案主人之席東上。此僅一席耳。非必有所統也。聘禮為神蒲筵。纘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為賓宜蒲筵。緇布純。加莞席。玄帛純。左漆几。賓卿不得視諸侯之先君。故易几筵而用之。士則神人同用蒲筵。緇布純。漆几。因神席而改設東上可也。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

上答拜。校胡孝反。辟音避。注古文校為校。

正義賈氏公彥曰。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人再拜者。拜賓至此堂也。鄭氏康成曰。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

之也。校。几足。辟。逶迤。放氏繼公曰。几者所以安體。賓雖不隱几。主人猶進之者。崇優厚也。拂几者。新之且為恭也。凡拂

凡以袂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左廉

几以袂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左廉與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左之在席上之東也設几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西面拜送亦於阼階上北面設几之法有司徹備之

案几足無分於前後此云授校既夕記云校在南則指一邊而言故敖氏億其爲左廉也以足授人亦嫌不恭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注云此外拂之也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不欲塵扮尊者也凡有几者賓重也其無几者賓輕也云以几辟者賓卑也不云者賓尊也聘禮云宰夫奉兩端以進有司徹云尸進二手

受于手間故凡授几設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或受其足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為神則右之為人則左之為異不坐設之几輕故也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柶音四注古文葉作搗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

柶覆之如冠禮矣

賈疏冠禮云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

出房南面待主人

迎受熊氏朋來曰柶六寸七也以角為之冠昏賓祭受醴

必用角柶蓋扱醴小匙醴濁扱乃可飲也

案酌醴酌側尊以賓觶也冠昏賓祭之角柶與喪禮角柶異

玉府大喪共角柶貌如斝上兩末楔齒用之士喪記大小斝

奠有木柶一制如士禮角柶也又凡面枋者枋向外面葉者

奠有木柶二制如吉禮角柶也。又凡面枋者枋向外面葉者葉向外。此經贊者面葉。主人訝受則面枋。至賓訝受時則仍面葉。必使賓得面葉者。使其執枋扱祭也。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枋彼命反柄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

賈疏知疑立者鄉飲

酒云主人阼階東疑立明此亦然凡主人將授酒醴待賓即筵前乃授之此注云即筵謂就筵前與下賓即筵別也賓

復位于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為飲食起敖氏

繼公曰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子醴婦皆北

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於西階上復位俟既薦乃升

席於賓之拜也主人少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

案主人受醴筵前西北面立定。然後賓拜於西階上。注者主人疑立。所以為賓拜之節也。

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

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觶支義反。啐七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

醢之豆間。賈疏祭脯醢在籩豆之間。直言豆者。省文。公食大夫及有司徹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間。啐

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賈氏公

彥曰。因事曰遂。因坐奠觶。不復興而拜。冠禮醴子醮子。及此

下醴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

案行禮之節。有不因坐而遂拜者。如婦見舅姑。奠筭棗栗。舅

坐撫之。興答拜。奠筭股修。姑坐舉以興拜。是坐而又興。興而

又拜也。少牢尸酢主人。節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

又拜也。少牢尸酢主人節。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亦是因事曰遂，與此同也。受嘏節，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再拜。是不因事遂拜，與此異也。

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

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賈疏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

敖氏繼公曰：卽筵奠，解者以取脯當北面，禮貴相變也。主

人辭者，見賓珍己之物而取之，則以不腆辭也。

案下醴婦節，婦取脯。注云：親徹且榮得禮。燕禮大射禮，賓取

脯。注云：重得君賜。此云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要皆成

禮，不虛所賜之意。但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云取者，取其籩

內之一而已。此非所祭者。若特牲少牢。俱云賓取祭以降。則所祭者也。冠禮卒醮。云取籩脯如初。與此同。燕禮大射。賓取脯。復賜鍾人者。無所為反命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此奠于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升席奠之。明皆升席南面奠。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亦南面奠。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正義 鄭氏康成曰。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賈疏

以賓位在西。故知西階下西而授之。 敖氏繼公曰。門者大門也。

右禮賓。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

事於是定。

賈疏未卜時恐有不吉。昏姻未定。故納吉乃定也。

賈氏公彥曰。上文納

采在前。問名在後。此不云如問名。而云如納采者。問名賓不

出大門。故此如其納采也。敖氏繼公曰。如納采禮。兼醴賓

而言。下禮放此。

存疑孔氏穎達曰。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

廟。不徒卜而已。陳氏祥道曰。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

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

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

矣。

案納吉請期無卜筮儀。儀略見於冠禮也。冠禮筮於廟門。不復布几筵告廟。以爲祖考亦聞之矣。若卜得吉。是神許之。卽祖考許之也。請期之卜亦然。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安猶定也。納采未定。不必告廟。卜而不吉。猶不定也。故問名之後。納徵之前。卜於廟門而已。女家不卜者。女從男爲主吉。則與吉也。至請期又卜之。親迎醮子。止行於寢而不於廟矣。凡士有禰廟。宗子主之。支庶娶妻。必宗子爲之。泄卜。

餘論朱子語類問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

案夫婦一體也。不吉則均不吉。亦非女家之願矣。告而已焉。

非人謀有所私悔。而不失慎重昏姻之意。

非人謀有所私悔而不失慎重昏姻之意。

右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纁許云反儷音麗力移反注今文纁皆作熏

正義

鄭氏康成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

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官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

過五兩

賈疏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然則每端二丈

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何氏

休曰儷皮者所以重古程子曰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

成男女之禮敖氏繼公曰納吉則成昏矣故於納吉之後

復納其成昏之禮玄纁合而為兩束帛玄纁各五端也用束

帛儷皮則當至廟門主人揖先入賓乃執束帛而庭實先入

案夫婦一體也不吉則均不吉亦非女家之願矣若而已焉

設也。如是則納吉之禮不足以蒙之。乃云如者以其異者可得而見也。下言如納徵禮類此。賈氏公彥曰：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故也。呂氏大臨曰：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貞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貞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是以有儷皮束帛。

通論 賈氏公彥曰：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若庶人宜用緇色無纁。故此注云備也。其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若試為大夫及幼為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玄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異者無文。

餘論 王氏通曰：昏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

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朱子語類問古人納幣五兩。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

右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正義

賈氏公彥曰。婿之父使使納徵。訖乃卜昏日。得吉日。又

使使往女家告日。男家執謙。若云期由女氏。故曰請期。女氏知陽倡陰和。當由男家出。故辭。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期。日也。請期如納徵禮。納徵如納吉禮。納吉如納采禮。案上納采之禮。下至主人拜送于門外。其中揖讓升降。及禮賓送迎之事。皆如之。鄭氏康成曰。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孔

氏穎達曰。請者謙謹之辭。示不敢自專。呂氏大臨曰。昏期主於男氏。必請於女氏。固辭然後告者。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敖氏繼公曰。壻家既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亦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許告期。即記所謂某不敢不告期者也。

右請期

家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又曰。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也。又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疏云。致命必待已。

葬之者。侯哀情稍殺。始兼它事。又曰。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

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疏云致命必待已。

葬者。侯哀情稍殺。始兼它事。又曰。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凡此皆禮之變者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臠。髀不升。皆任設。局鼎。去起。

臠音純。髀筆倚反。局居螢反。鼎迷翼反。注古文純為鈞髀為脾。今文局作鉞。鼎皆作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期。取妻之日。賈疏。此陳同牢之饌。下云親迎之禮。其中無厥明之文。明

是娶也。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賈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

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總云寢門外。北面。鄉內也。賈疏。東方北面是禮之正。但數

鼎。故云北上。此及少牢皆是也。特牲陳鼎當門。不在東方者。辟大夫也。此是東方不辟者。重昏禮攝盛也。凡陳鼎于外者。

北面。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故左右胖俱升。

去蹄蹄甲不用也。賈疏以其踐地穢惡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

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賈疏對祭肺未食時

祭也。飯必舉之。貴之也。賈疏特牲注云先食啗也每皆二者。夫婦

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賈疏魚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五日而盈特牲少牢尊卑同用

十。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賈疏夫婦各有七也腊。兔腊也。賈疏少

腊。士兔腊可知。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賈疏左右體骨相配。髀

不升者近。繁賤也。飪孰也。扃所以扛鼎。奠覆之。敖氏繼公

曰。初昏謂日方入之時。東方直東。塾少南也。陳鼎東方。大夫

士之禮也。北面北上。使其入設也。合升者用豚之法宜然也。

不言四鬢兩胎者。士喪下篇有成文。故此略之。舉肺脊者。所

舉之肺脊也。此二者先飯則舉之。每飯則啗之。脊正脊也。肫

初肺也。七肺亦祭。此直以祭名之者。以其惟主於祭而已。故

切肺也。它肺亦祭。此直以祭名之者。以其惟主於祭而已。故又謂之祭肺。凡食而有牲俎者。皆有祭肺。士禮腊用一胖。此一肫。乃用左右胖者。亦異昏禮也。特牲記曰。腊如牲骨。然則此腊之體骨。亦略放於豚。惟去髀爲異。

案豚解七體。則脊爲一體。而有舉脊二者。以夫婦各一舉。故以脊折而用之。與肺同加於俎。如魚之有膾。祭耳。其它則仍之。不折。肩臂臠爲一體。膊髀爲一體。髀亦屬焉。下惟去蹄。則敲連於髀矣。

通論賈氏公彥曰。祭時二肺俱有。生人惟有舉肺。皆祭。今此得有祭肺者。禮記郊特牲論娶婦鬼神陰陽也。據下文先用祭肺。後用舉肺。此先言舉肺。後言祭肺者。以舉肺脊長大。故

先言是以特牲少牢入鼎時舉肺脊在前。夫婦鬼神陰陽。故同祭祀魚十五而去一。若生人則異。故公食大夫一命者七魚。再命者九魚。三命者十有一魚。天子諸侯無文。或諸侯十三魚。天子十五魚也。

案此特先陳壻婦合登之鼎。重昏禮。故特殺三鼎者。士之正禮。其數同於饋食。至士冠則殺。惟一鼎耳。豚合升。以共牢也。二肺俱有。亦同饋食也。魚夫婦各七。亦依一命之數也。凡腊固用全。此於昏義尤切云。

設洗于阼階東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

案此南洗也。下經舉者盥贊者洗。皆於此房中北洗。亦應此

時設之。冠禮亦有房中之洗。及此經皆不言設之。時節文略。

此南洗也。下經舉者盥贊者洗皆於此房中。北洗亦應此

時設之冠禮亦有房中之洗。及此經皆不言設之時節。文略也。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饌助。碗反。醯呼。

西反。敦音對。下茲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醯醬者以醯和醬。賈疏得醯者無醬。得醬者無醯。若和之則夫婦

皆生人尚褻味。賈疏此文與公食皆以醯和醬。少牢特性不言之。故云然。兼巾之者六豆

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天官食醫職。食齊視春時。賈疏引此

釋敦有蓋者。飯宜溫。比春時也。敖氏繼公曰。此饌蓋順其設之先後也。然

則豆敦皆二以茲。而醯醬二豆。其在南與菹醢。葵菹蝸醢也。

蓋以會。楊氏復曰。有虞氏之敦周用之。士大夫簠簋敦豆

鏡皆有蓋。而敦之蓋有首。聶氏崇義曰。覆饌巾。士大夫以

緇布頰裏 熊氏朋來曰古者尊罍籩豆皆有布巾冪覆之

案齋菹醬二物皆須醯成味而齋菹亦有用醬和者周官醯

人職兼掌齋菹是也此言以醯和醬蓋指臨時和之非據其

始也醬為食本臨時以醯和之公食大夫禮亦然為生人

貴褻味也葵菹蝸醢乃饋食八豆之首士冠士虞特牲皆用

兩豆則兩豆者士之正禮此用四者以夫婦各二耳黍稷各

二敦亦然

犬羹消在饗大音泰消音泣注
今文消皆作汁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羹消煮肉汁也犬古之羹無鹽菜爨火

上周官曰羹齊視夏時賈疏引周官證犬羹須
熱故在饗臨時乃取也 賈氏公彥

曰左傳云犬羹不致郊特牲云犬羹不和謂不致五味犬古

有此羹二王以來更有餽羹則致五味猶存犬羹不忌古也

曰左傳云犬羹不致郊特牲云犬羹不稱謂不致五味犬古

有此羹三王以來更有剛羹則致五味猶存大羹不念古也

敖氏繼公曰犬羹上牲之肉汁也云犬羹復云滑者嫌羹

當用肉也此上牲謂豚爨烹豚之竈也不言鑊者可知也

通論楊氏復曰爾雅竹豆謂之籩其實乾實木豆謂之豆其

實菹醢瓦豆謂之鐙其實大羹之滑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立酒在西綌幕加勺皆南枋綌迷繹反注今文枋

柄作

正義鄭氏康成曰墉墻也禁所以殿甌者賈疏土冠禮云甌此雖不言甌然此

尊亦甌也殿承於甌云禁者因為酒戒立酒不念古也綌粗葛幕覆尊巾敖

氏繼公曰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此東西之節宜亦

如之尊不言其器如上篇可知以巾覆物謂之幕

案此尊為夫婦之酌而設所謂內尊也。士禁以承尊有足者也。大夫用椀則無足。若天子諸侯則廢禁亦無足。南枋者取其便於酌。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登。

登音謹

正義

鄭氏康成曰無玄酒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

外尊。合登破匏也。四爵兩登凡六為夫婦各三酌。敖氏繼

公曰無玄酒則惟一尊而已。且不尊于房戶之間又不冪皆

遠下尊者也。篚實爵登主酌夫婦也。乃設於此者非常禮。因

有尊而為之耳。凡設此篚於堂者必在尊南。鄉飲酒曰設篚

于禁南東肆。登云合者謂合而實之也。徐氏孝嗣曰實四

爵加以合登既崇尚質之禮復象胖合之義。

案此已論酌與外尊此列者為贊位在外將酌以酌壻婦故設之

爵加以人口承已既崇尚質之禮復象辟合之義

卷爵與外尊竝列者為贊位在外將酌以醕壻婦故設之於外為便也初酌再酌用爵贊洗爵自酢亦用此三酌用卷則專主為夫婦也

右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袍逸戲反又音移從才用反下同二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壻也壻為婦主賈疏親迎向女家女父稱主人男稱壻今

此未至女家仍據男家而言是壻為婦主故下親迎至男家壻還稱主人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

賈疏爵弁亦冕之類故亦纁裳夏官弁師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故曰冕之次大夫以上

親迎冕服冕服者鬼神之神之所以重之親之賈疏郊纁

裳者衣緇衣賈疏緇衣即玄衣大同故也不言衣與帶而言袍者空其文

明其與袍俱用緇

賈疏士冠陳爵弁服云緇衣緇帶此文有緇袍無衣帶二字故云空其文以袍著緇

者欲見袍與衣帶

色同故云俱用緇袍謂緣袍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賈疏純緣於裳故字從衣義取施及於物故作袍男陽女陰象陽氣下施故以衣帶上體同色之物下緣於裳也從

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

賈疏士僕隸皆曰有司使乘貳車從者大

夫以上有貳車士有者攝盛也

墨車漆車士乘墨車攝盛也

賈疏大夫墨車士棧車今士乘

大夫墨車故云攝盛

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照道

敖氏繼公

曰此禮據壻家而言故以壻為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

服也言緇袍不言衣帶鞞與前篇互見也從者謂在車及執

燭者也從車棧車也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

可見墨車加黑色而漆之棧車不加黑色漆之而已燭用蒸

李氏如圭曰昏各用其上服爵弁士之上服也雜記曰士

舟而親迎

李氏如圭曰。昏各用其上服。爵弁。士之上服也。雜記曰。士

弁而親迎。

通論賈氏公彥曰。士自祭服。玄端。助祭用爵弁。今用助祭之

服。親迎。以為攝盛。則卿大夫助祭用玄冕。親迎亦當玄冕也。

若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侯伯子男無孤之

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也。孤卿大夫士為臣卑。須攝盛。取助祭

之服。以親迎。天子諸侯尊則尊矣。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

則五等諸侯。玄冕。以家祭。親迎。不過玄冕。天子親迎。當服衮

冕矣。是以郊特牲云。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為社稷主。據

諸侯而說。故知諸侯玄冕也。朱子曰。案孔疏云。五冕通玄。故合稱玄冕。恐其說為是。又

案春官巾車。王之車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諸侯則自

金路。以下有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今士乘墨車爲攝盛。則庶人當乘棧車。大夫當乘夏縵。卿當乘夏篆。諸侯天子亦不假攝盛。自乘本車。然玉路祭祀。不可以親迎。當乘金路矣。以攝盛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尊適子皆與父同。庶子宜降一等也。

案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對女父之稱也。至賓出而婦從。則直稱曰壻。對婦之辭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以攝盛言。孤卿雖絺冕以助祭。至於親迎。亦用玄冕。臣不得過君也。卿當乘孤之夏篆。以上有木路。質而無飾。不可使孤乘之。禮窮則同。還乘夏篆。孤特置亦是尊。不攝盛也。

不攝盛也。

案五冕通玄。合為玄冕。朱子取孔疏說。然則親迎。上公宜衮冕。侯伯宜鷩冕。子男宜毳冕。而非指絺冕以下之玄冕矣。至上公之孤。侯伯子男之卿。既得絺冕以助祭。則親迎時攝盛。用絺冕。原無過於君之嫌也。路車有五。皆君所乘。臣非特賜。不得上擬孤之親迎。不攝盛。木路者。不可擬於君也。亦非以其質而無飾之謂。

婦車亦如之有祱。祱昌占反同檐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如之者。車同等。賈疏婦車亦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亦如之也。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賈疏左傳

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士昏則異。士禮無反馬。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行反馬禮。故知大夫以上嫁女。祱。車裳帷。周官謂之容。賈疏巾車職。重翟自以其車送之。厭翟安車。皆有容。

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帷或謂之幢容後鄭從之賈疏巾車職有容蓋容蓋相配之物此既有祿之容明有益敖氏繼公曰有祿者婦人重自蔽且以別於男子之車也祿亦以布為之在上曰祿在下曰裳帷喪時婦車祿用疏布

案雜記祿與帷裳並言則二物也渡水而漸及帷裳是帷裳在下也此云有祿亦有帷裳可知舉上以包下故鄭即以帷裳解之曲禮婦人不立乘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以避嫌也蓋弓長者庇軹短者庇軫皆冒全車祿蔽婦人不可以蔽御者然則設祿之法車前當視蓋弓稍進御者前立近式而婦坐少後昏車姆亦在焉則在右與婦齊

通論賈氏公彥曰凡婦車之法自士以上至孤卿皆與夫同

有祿為異至王於王后及二夫人并諸侯夫人皆乘翟車案巾

通鑑 賈氏八公彥曰凡婦車之法自士以上至孤卿皆與夫同。

有祿為異。至於王后及三夫人并諸侯夫人皆乘翟車。案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又云翟車輦車。注云詩碩人篇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茀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車。又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以此差之。王后始來乘重翟。則止公夫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也。安車次厭翟。在翟車之上。以其安車在宮中所乘無翟飾。不用為嫁時所乘也。三夫人與三公夫人當用翟車。九嬪與孤卿妻同用夏篆。世婦與大夫妻同用夏縵。女御與士妻同用墨車。其諸侯夫人姪娣及二媵姪娣。依次下夫人一等為差也。

案孤之妻仍乘本車夏篆者亦猶孤之不攝盛木路一也

至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家大門之外

賈疏以下有揖入乃至廟廟在大門內故知此大門

外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人女父也

敖氏繼公曰此主於女家

而言故復以女父為主人

賈氏公彥曰以先祖之遺體許

人故女父先於廟設神席乃迎壻也

案

此於納采首見之其納吉納徵請期從同至親迎復著此

者禮重親迎且列陳上下之儀不可以偏略也

又案白虎

通云遣女於禰廟者重先祖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

也但設坐依神而臨其禮即是告非別有奠酒瘞幣之儀也

也。但設坐依神而臨其禮，卽是告。非別有奠酒瘞幣之儀也。至於婿家來迎，竝無筵於廟之文。蓋納吉請期兩番命卜於廟門，則齋戒以告鬼神之義已備。故至親迎之節，不必更行告廟之儀也。

通論 李氏如圭曰：凡逆者皆受女於廟。春秋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

女次純衣纁裙，立于房中，南面。

裙如占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官追師掌爲副編

次。賈疏：彼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

之所謂 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立，則此衣亦立矣。賈疏：旣以髮髻，純爲絲，恐

色不明，故云亦用立色。

裙亦緣也。

賈疏：上纁裳緇袖，袖爲緣，故云亦緣也。

裙之言任也。以

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

賈疏婦人陰象陰氣上交於陽

凡婦人不常施衽

之衣盛昏禮為此服

賈疏此純衣即祿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纁為衽今用之故云盛昏禮

言凡婦人者欲見王后以下初嫁皆有衽也

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衽明非常

賈氏公彥曰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內司服注云婦

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 敖氏繼公曰

立于房中亦當戶純衣說見士冠禮

存疑 敖氏繼公曰衽者裳連於衣而異其色之稱此緇衣而

纁裳故曰纁衽也婦人之衣裳異色者惟此時耳嫁時特服

此衣者亦所以重之 吳氏澄曰衽裳下襖也婦人之蔽膝

案 婦人之德純一平時衣不殊裳不應嫁時異色敖說未當

吳氏以衽為裳下襖本雜記疏以衽為婦蔽膝本釋文引王

肅語案士喪禮祿衣為男子立衣立裳相連之衣以纁裳故

肅語案士喪禮祿衣爲男子玄衣玄裳相連之衣以纁裳故曰下襖此經純衣乃婦人玄衣玄裳相連之衣爲盛昏禮以纁緣其衣裳耳夏小正云八月玄校傳曰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若然是不特纁袞異於常而衣用純亦異於未嫁時矣不言笄者笄橫貫於次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於下記見之又案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此嫁時亦當有之不言者文略耳

通論賈氏公彥曰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其副惟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祿衣助祭之服也案內司服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沙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五等諸

侯。上公夫人與王后同侯。伯夫人自揄翟以下。子男夫人自
 闕翟以下。玉藻有鞠衣展衣祿衣。注云諸侯之臣皆分三等
 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其內
 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嬪自鞠衣而下。世婦自禮衣
 而下。女御自祿衣而下。嫁時服之。諸侯夫人無助天子祭。亦
 各得申上服與祭服同也。

姆纒笄宵衣在其右

姆莫候反音茂又音母
纒所綺反又山買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

賈疏案家語云婦人有七出其一無子出餘六出是
無德行不堪教人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以為

姆既教女因從
女向夫家也

若今時乳母

賈疏漢時乳母選德行有乳者
為之并使教子與古時乳母別

故引之以
證姆也

纒緇髮笄今時簪也纒亦廣充幅長六尺

賈疏亦
如士冠

纒以緇為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緇髮而結之

攪以繒爲之廣充幅長六尺以韜髮而結之

姆在女右賈氏公彥曰此見女既在房須有傳命者姆異於女

者女有纒兼有次姆則有纒而無次也敖氏繼公曰姆女

師也此笄象笄也長尺二寸少半禮主婦被祿衣特牲禮主

婦纒笄宵衣以是差之則宵衣次於祿衣矣但其所以異於

祿者則未之聞

存異鄭氏康成曰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

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

辨正楊氏復曰案特牲禮主婦纒笄宵衣注以綃爲衣此以

綃爲領二說牴牾

案特牲禮主婦纒笄宵衣疏謂玄綃衣蓋士妻以下禮事通

次三義豐稷流

用之服故姆及女從者服之下經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與此宵衣一也昏禮既成不用純衣纒裙而服宵衣尤為確據與揚水詩異也

女從者畢袵立纒笄被纒黼在其後

纒音甫 苦迥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女從者謂姪娣也

賈疏下注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即此

女從者

袵同也同立者上下皆立也

賈疏袵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 纒禪也

賈疏讀如詩袞衣之袞故為禪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

敖氏繼公曰立

者立衣也其亦宵衣與在其後蓋東上纒黼者以黼為禪衣而被之於立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然也昏禮尙飾故用纒黼不登車乃被之者遠別於婦也

存異

鄭氏康成曰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天子

諸侯后夫人狄衣賈疏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禪衣揄狄闕

存異鄭氏康成曰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天子

諸侯后夫人狄衣。賈疏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注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

狄惟二王後禕衣故云后夫人狄衣也。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賈疏以士之妻言被明非

常則知卿大夫刺之常也。后夫人亦同刺黼為領。但若於衣上則畫之。若於領上則刺之。以男子冕服衣畫而裳繡。婦人

領雖在衣。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頰黼於領上。假盛飾耳。亦刺之矣。

言被明非常服。賈疏對大夫以上妻則常服有之非被也。楊氏復曰：衫設飾也。

衫立者設飾以立也。

案經於纚笄之下。別言被頰黼。則頰黼另為一衣。非即立衣

之領明矣。如謂被此領於立衣之上。則古人之服從無殊領

於衣者。况婦服本連衣裳者乎。敖說為長。

主人立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擯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此時賓爵弁

服而主人立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為禮。特拜而迎之入廟耳。拜之者。迎賓之禮也。鄭氏康成曰。賓壻。

案冠禮賓主人同服立端昏禮納采至請期亦同。以正相為禮也。立端士入廟之服。此非正相為禮服。如入廟服耳。不言緇帶爵韠者。可知也。壻攝盛而主人服如常。故異。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正義

鄭氏康成曰。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主為授女耳。

賈疏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言主人拜。獨於此不言。明壻拜為授女。不為主人。故不答。

主人不降送禮不

參。故氏繼公曰。禮不參者。據凡行禮者言。此壻迎女而女從之。是二人為禮矣。故主人不參之。

敖氏繼

公曰。賓於外門外。即執鴈。別於幣也。凡幣為禮者。至廟門乃

公曰賓於外門外卽執鴈別於幣也。凡幣爲禮者至廟門乃執之。北面奠鴈以女在房也。再拜稽首禮之重者而爲之重昏禮之始也。昏義曰再拜奠鴈蓋受之於父母是亦一義也。降出謂出外門俟婦車亦在大門外。賈氏公彥曰賓奠鴈當在房外當楣北面。何氏休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迎於房者親親之義也。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皆息
詣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

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賈氏公彥曰姆辭不受謙也。敖氏繼公曰曲禮又云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壻非降等也。故姆辭不受於姆之辭壻乃舍綏既則女自取之以升。

案前稱女。今稱婦。此時女已從男。則成爲婦。故遂以婦稱之。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注今文。景作憬。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以几者。尚安舒也。賈疏謂登車時也。几所以安體。謂若尸乘。

以几重初昏。與尸同也。景之制。蓋如明衣。賈疏士喪記。明衣裳用布。此

衣。此嫁時尚飾。不用布。蓋以禪縠爲之。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

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堯氏繼公曰。景之

制。亦連衣裳爲之。姆爲加之。是姆與女同車也。已登車。乃加

景。則未下車。其脫之與。熊氏朋來曰。中庸云。尚綱。詩云。衣

錦。褰衣。尚。卽加之謂也。景。卽褰綱。音訛也。注謂爲行道禦塵。

則此當作褰。

案乘以几。謂置几於車後。而婦履之以升也。婦既升。坐於車

左。姆坐於車右。婿驅車。三周由右。下。御者乃亦由右升代之。

案 乘以凡謂置几於車後而婦履之以升也婦既升坐於車

左姆坐於車右婿驅車三周由右下御者乃亦由右升代之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正義 鄭氏康成曰婿車在大門外賈疏謂在婦家大門外乘之先者道

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賈疏郊門外

婿家大門外賈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為婿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則大門外父之大門外

也故氏繼公曰御者既代止車以俟婿乘其車先然後從

之

案 內則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注云異宮崇敬也程子曰

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既曰異宮是別有大門別為繚垣

而堂寢下室之制備矣下記婿見時云請吾子之就宮明此

為婿宮可知或以注疏父子各有大門為疑若非別有大門

則不得爲異宮矣。

右親迎

案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又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云。奔喪服期。疏云。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鬢衰三年。今旣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又曰。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案此皆親迎之變禮也。附此。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輿。夫入

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媵異證。反輿烏誥。反御如字。

鄭氏康成曰。升自西階。道婦入也。賈疏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

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媵異音反與鳥誌反御如字

鄭氏康成曰升自西階道婦入也。賈疏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

與妻俱升西階故云道婦入。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謂壻從者也。賈疏此壻從者

謂夫家之賤者也。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賈氏公彥

曰夫入于室即席謂壻也。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既為主東面

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李氏心傳曰御壻家之女侍也。敖

氏繼公曰奧室中西墉下少南也。夫婦既升而竝俟于堂媵

既布席乃入也。即席立于席上也。婦立于尊西則尊亦當戶

明矣。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即行此禮相親

相下之義也。此盥蓋於北洗。

案家者壻之家。故至門而壻稱主人。室則夫婦共之。故入室

而主人稱夫不言燭入。文不具。升自西階。或謂父在子不由

阼階之義。然此時婦始至。未授之室。其升必由西階而夫為之道。則雖孤子自昏。亦必升自西階矣。

存疑 鄭氏康成曰。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賈疏以其

有南北二洗。又云沃盥交。故知南北交相沃盥也。 敖氏繼公曰。布席東面北上。宜

變於神席也。

案 媵與御皆婦人也。婦禮不下堂。則不於南洗明矣。此夫婦之席皆南上。曲禮。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正指室中布席之法而言。以其與尋常布席之法無異。故經不著之耳。在堂則文。故人席與神席變。在室則質。無變也。

右夫婦入室

贊者徹尊。幕。

敖氏繼公曰。事已至此也。

贊者徹尊畢

正義 敖氏繼公曰事已至也

案此贊者或疑為婦人非也洗在阼階東南洗爵以醕必下堂也婦禮不下堂則其為男子明矣意以子弟若舊戚之卑屬為之與內尊有裕冪徹之者待酌也下不言徹豆巾者文不具

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冪本作冪

敖云當作冪舊監本已改作冪今從之

正義 敖氏繼公曰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冪者右人也除冪而後舉鼎吉禮也陳鼎於內而當階士禮也既陳鼎則石人抽扃委于鼎北而西面于鼎東以俟少牢禮陳鼎南于洗西其與士禮異者當東序耳執七俎者從鼎入而設於鼎之西

設謂設俎也。既設則各加七於其鼎。東枋遂退。此三七三俎

從設。則是有司三人各兼執一七一俎與。鄭氏康成曰。執

七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七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賈

凡牲有體。別為肩臂臠肺。骼脊脇之等。於鼎以次別七出之。載者依其體別以次載於俎。

案疏所言牲體乃體解之法。為七者通言之。此昏禮特豚合

左右七體耳。與此異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特牲少牢公食。有司徹。及此昏禮。執七俎

舉鼎各別人者。吉禮尚威儀也。士喪禮舉鼎。右人以右手執

七。左人以左手執俎。舉鼎人兼執七俎者。喪禮略也。公食。執

七俎之人。入加七于鼎。陳俎于鼎南。其七與載皆舉鼎者為

之。特牲注云。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則右人於鼎北南

而七肉出之。左人於鼎西。俎南。承取肉載於俎。士虞。右人載

之特牲注云。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則右人於鼎北面。而七肉出之。左人於鼎西。俎南。承取肉載於俎。士虞。右人載者。喪祭少變。故在西方。長者在左。今昏禮鬼神陰陽。當與特牲同。亦右人匕。左人載。遂執俎而立以待設也。

案舉者盥出。除奠出。出寢門也。三鼎則三七三俎。有司三人兼執一匕一俎。各從其鼎入。而設俎於鼎之西。加匕於鼎之上。舉鼎者每鼎二人。北面載。執而俟。

正義敖氏繼公曰。北面載者。左人也。右人則西面匕。此載以俎承物之稱。士喪禮載豚。云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胛亞。脊肺在于中。皆進柢。載魚。左首進鬢。三列。脂進柢。此魚十有四。則爲三列也。載腊如豚。惟無肺耳。俟。俟時而升。鄭氏康

成曰執俎而立俟豆先設。賈疏下文設菹醢後乃云俎入設于豆東。

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略

賤也。賈疏初陳鼎門外時不見執匕者位。敖氏繼公曰匕者右人以匕出鼎

實者也。以匕出物而謂之匕。亦因其所用者稱之。逆退則匕

下鼎者在先。匕上鼎者在後也。言復位見其初位在此。門東

北面西上。私臣之位也。此亦因文而見之耳。特牲記曰私臣

門東北面西上。李氏如圭曰逆退後入者先退。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

北。

正義李氏如圭曰醬為饌木。故先設之。俎以牲體為主。故豚

專得俎名魚次者次在俎東。敖氏繼公曰菹醢在醬北。南

正義李氏如圭曰醬爲饌木故先設之俎以牲體爲主故豚

專得俎名魚次者次在俎東 敖氏繼公曰菹醢在醬北南

上也別見魚臠則此俎指豚俎也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

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凡俎數奇於其下者特設之 鄭

氏康成曰豆東菹醢之東 賈疏醬與菹醢俱在豆知不在醬東者下文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

醢東也。

案席謂奧閒東向之席。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饌要方也 賈疏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也。 敖氏繼

公曰黍在豚南稷在魚南清不言其器在豆可知少牢禮曰

進二豆清

案弟子職云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注言要方本此

自贊者設醬至此乃夫席也其位在西而東面夫席先設者男帥女女從男也黍稷在敦清不言器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于鐙蓋瓦豆也此亦然

設對醬于東

正義

鄭氏康成曰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

賈疏婿東面設醬在南為右婦

西面則醬在北為右皆以右手取之為便故知設之當特俎也

敖氏繼公曰下文云設黍

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

正義

賈氏公彥曰菹在醬南其南有醢從北向南陳為北上

也若婿醢在菹北從南向北陳為南上清即上文大羹清在

爨者羹宜熱臨食乃將入 敖氏繼公曰二豆在醬南俱當

特俎之東也腊北即醬西也必云腊北者所以見對飯東西

特俎之東也。腊北，卽醬西也。必云腊北者，所以見對饌東西南北之節也。稷在黍西，則在腊之西北，而遙當壻醢之北矣。惟於設黍云腊北，可見特俎亦橫設之也。

存異 李氏如圭曰：俎亦設豆西，魚次腊，特于俎南，乃設黍于醬西，而曰腊北者，以其次腊設之，其實在俎北也。

案 上文七俎從設三鼎，則三七三俎，並無六俎也。經文自對醬以下，陳設諸物，歷歷分明，無所爲對俎者。且云設黍于腊北，卽承上特于俎北之腊言之，彌可見矣。蓋同牢則共俎，義當然也。後人歧解紛紛，良由李氏誤之耳。

通論 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于鐙，出門入公，設之于醬西，生人食法也。特牲士虞等爲神食法，皆爲敬

尸尸不食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設者，清非飲具，故無也。少牢無清者，文不備，有司徹有清者，賓尸禮褻，故有也。此經上設壻，清于醬南，特牲出于饌北，此設婦清于醬北，在特俎東饌內，不得要方。上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

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會如字，卻去約反。注今文啟為開，古文卻為給。

正義

敖氏繼公曰：未設而布壻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

義也。媵布夫席，御布婦席，見其事之之意也。此於壻席為少北，不正相鄉，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對醬之類亦然。對敦于北，謂啟婦敦之會，則卻於敦北也。其南北之會，各當其潛之東西。鄭氏康成曰：啟發也。會合也。謂敦蓋也。賈氏公彥曰：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者，取夫東面以南為右，婦

西面以北為右，便也。卻，仰也。謂仰於地也。

西面以北為右便也。卻仰也。謂仰於地也。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西面告饌具也。賈疏。主人東面。知西面告也。壻揖

婦使即席薦菹醢。敖氏繼公曰。祭薦黍稷肺。釋上所謂祭

者此也。祭薦以菹。孺于醢而祭也。祭黍稷。取於敦而祭之肺。

祭肺也。亦皆祭于豆間。

存疑賈氏公彥曰。言薦者。據籩豆而言。

案經文無籩。疏兼籩言。夾字耳。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注古文黍作稷。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賈疏。爾訓為近。謂移之使

近人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口啜清。用指師醬。賈疏。以清不用著醬。又不須以

也。著賈氏公彥曰。舉謂舉肺。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肺爲舉也。

則上文云肺者祭肺也。敖氏繼公曰。古文邇爾通。惟爾黍者。夫婦各二敦。惟取其尊者而食之。凡爾敦者。皆右之於席上。經特於少牢見之。受肺脊者。兼舉而授之也。皆受以右手。惟飯時則左執之也。贊授夫於饌南西面。授婦則於饌北東面。皆訝受之。皆食。謂一飯也。以清醬。皆謂師之。未食舉。用此安食耳。舉謂肺脊。以其先食而舉。因名曰舉。祭謂振祭。嚼之一飯。乃祭舉。異於饋食禮也。食舉。謂啗之。再飯三飯。則皆食。舉。不復以清醬矣。

通論賈氏公彥曰。特牲少牢。祭舉食舉乃飯。此先食黍乃祭舉者。彼九飯禮盛。故先食舉以導食氣。此三飯禮略。故不須

導也。此先爾黍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土禮同也。少牢佐食先

舉者被九飯禮盛故先食舉以導食氣。此三飯禮略。故不須導也。此先爾黍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士禮同也。少牢佐食。先以舉肺脊授尸。乃爾黍者。大夫禮。其也。然士虞亦先授舉肺脊。後乃爾黍者。喪禮與吉反也。

案爾黍而不及稷。黍為食主也。少牢爾黍注云。食以黍。大夫祭禮則然。特牲并爾黍稷。士祭禮異於大夫也。士虞爾黍不及稷。喪祭略也。黍已祭。醬醬非盛。不祭。但并食之。肺為氣主。脊為正體。故祭而後食之。豚解者皆不食。殺以非體。解節折也。魚腊不祭。亦不食。以上牲為主故也。公食大夫禮云。魚腊醬。清不祭。

三飯卒食

飯父
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

禮也。賈疏。少牢十一飯。特牲九飯。此獨三飯。故云。

賈氏公彥曰。三飯而止。故不

食殺。敖氏繼公曰。不言贊者。受肺脊。文省。

存疑。敖氏繼公曰。飯猶食也。或言食。或言飯。隨文便耳。三飯

卒食。遠下饋食之禮。

案。食者。總食黍稷。滫醬等之名。飯則專指黍言之。少牢注云。

食大名。小數曰飯。疏云。據一口謂之一飯。此解尤晰。昏三飯

成禮。注以為同牢。示親。則上下通禮也。

右食

贊洗爵。酌。酌。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酌。婦亦如之。皆

祭。酌。羊。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漱也。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

演安其所食。酌酌內尊。賈疏。以下文贊酌戶內尊。故知此酌內尊。賈氏公彥曰。

演安其所食。酌酌內尊。

賈疏以下文贊酌戶外尊。故知此酌內尊。

賈氏公彥曰。

壻拜當東面。婦拜當南面。少半養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若贊答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敖氏繼公曰。洗爵洗于庭也。酌之言繼也。其字從酉。既食之而復繼之以酒。因以為名。取酒食相續之意。所以見殷勤也。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戶內之西也。祭謂祭酒。凡酌皆坐受爵。

通論賈氏公彥曰。特牲注云。酌猶衍也。尸既卒食。又欲頤衍。

養樂之。少牢注云。酌猶羨也。既食之。又飲之。所以樂之。此注云。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三注不同。相兼乃具。士虞亦酌尸。注直云酌安食也。不言養樂及羨者。喪故也。

案贊醕主人主婦當兩番降洗以無并執二爵之禮也主人

不辭洗者以在室且贊賤也。

贊以肝從皆振祭。濟肝皆實于菹豆。

濟才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肝炙肝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敖氏繼

公曰以肝從謂以肝俎從於酒而進之。二肝蓋共俎而進本

贊則縮執之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為祭也。此亦以肝孺于

鹽乃振祭肝從之法少牢禮備之矣。

案此贊者又一人非即洗爵酌醕者肝俎在內東塾洗酌時

一贊者取以從既則反之。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特性少牢獻尸以肝從尸濟之加于俎

豆與此同禮之正也主人與祝亦以肝從加于俎不加于豆

者下尸故不敢同之也。士虞獻尸以肝加于俎者注云從其

者下尸。故不敢同之也。士虞獻尸以肝加于俎者。注云從其牲體。以喪不志於味也。此云實不云加。異於祭故也。

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

正義

鄭氏康成曰。婦拜尚右手。

賈氏公彥曰。贊答拜。獻主

處也。敖氏繼公曰。卒爵而拜。拜其飲已也。贊答拜亦一拜也。受爵出奠于篚。乃復洗它爵以升。

案夫婦卒爵有先後。則拜與答拜之先後因之。疏言獻主處者。謂戶內北面獻主人之處也。

再酌如初。無從。

正義

賈氏公彥曰。如初者。如自贊洗爵以下。至答拜受爵也。

敖氏繼公曰。無從。見其異於初耳。

三醕用盥亦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至是乃用盥者。昏禮將終。示以合體相親之意也。食後進酒。至於再三。猶云醕者。同牢之禮。贊主其事。而此酒則皆贊進之。故皆謂之醕。特牲少牢禮。進酒於尸者。惟主人言醕。主婦賓長則皆不言醕。而曰獻。以食禮非二人主之也。鄭氏康成曰。亦無從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酌者。自酢也。賈氏公彥曰。三醕乃酌外尊。自酢者。略賤者也。既合盥。乃用爵。不嫌相襲。爵明更洗。餘爵也。皆夫婦也。敖氏繼公曰。三醕乃自酢。變於常禮。

也。自酢之禮。代人酢已耳。洗爵酌象其爲已洗也。奠爵拜象承酒。

也。自酢之禮，代人酢已耳。洗爵，象其爲已洗也。奠爵拜，象受也。夫婦皆答拜，則象同酢之也。興，謂夫婦也。戶字疑衍。下云贊酌外尊，可見矣。

右酌

主人出婦復位。

正義賈氏公彥曰：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下文云主人說服於房，則此時亦東房矣。婦人不宜出復入，故因舊位而立。敖氏繼公曰：主人出爲將說服於房也。婦當說服於室，故不出，惟變位而已。鄭氏康成曰：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正義

鄭氏康成曰：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爲媵御餞之。

賈疏下文

媵餼主人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賈疏惟尊不設於房中。敖氏繼公

曰徹之者亦贊也。如設于室謂其饌與席之位也。亦皆東西

相鄉。

案房中媵先於御則媵席在西墉下。直室東南隅西鄉布之於餼壻餘便也。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說吐活反後同注今文說作稅

正義敖氏繼公曰說服皆謂去上服也。于房于室男女宜異

處亦重褻也。記云毋施衿結帨是婦自有帨巾也。今既說服

御亦併受此物。故姆還以它巾授之。吳氏澄曰壻與婦各

說服者男女有別也。賈氏公彥曰媵受御受與沃盥交同

亦是交接有漸也。鄭氏康成曰巾所以自絜清。

案此云姆授巾則姆亦在室矣。蓋婦入室時姆亦從入婦即

亦是交接有漸也。鄭氏康成曰：巾所以自潔清。

案此云姆授巾則姆亦在室矣。蓋婦入室時姆亦從入婦即筵坐則姆立於其右以相禮至說服既乃授巾而出也。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注古文止作趾。

正義鄭氏康成曰：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覲良

人之所之。止足也。賈氏公彥曰：衽于奧。主於婦席。使御布

婦席。使媵布夫席。亦云交接有漸之義也。前布同牢席。夫在

西。婦在東。今乃夫在東。婦在西。易處者。前示陰陽交會有漸。

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也。敖氏繼

公曰：臥席謂之衽。此衽云者。謂設衽。亦猶布筵謂之筵。夫東

婦西。變於坐席也。

案室中以奧為尊。故布同牢席。夫西婦東。西則當奧也。今臥

席同布於輿，則男陽當在東，婦陰當在西，從男女之正位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正義 鄭氏康成曰：入者，從房還入室也。

賈疏：夫前出說服於房，今從房入於室。

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

賈疏：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以

十五為限，則自十五以上皆可許嫁也。

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

賈疏：周官巾車職：五路皆

有繫，纓注云：以五采，屬為之。此纓雖用絲，當用五采。

其制未聞。

賈疏：此纓與男子冠纓異，彼纓垂之兩旁，結其

末，此不同於彼。

賈氏公彥曰：纓有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衿纓，皆佩容臭。注：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尊者給小使。此

幼時纓也。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衿纓綦履。注：衿，猶結也。

婦人有纓，不繫屬也。內則示有繫屬之纓，即許嫁之纓。與此

說纓一也。敖氏繼公曰：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為已而繫

也亦示親之

仔疑陳氏祥道曰許嫁之纓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

案許嫁之纓昏而主人說之耳非一說而不復用也婦事舅姑衿纓即此賈疏甚明陳氏說未的

燭出

鄭氏康成曰昏禮畢將臥息賈氏公彥曰出出於室

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贊酌外尊酌之餽音俊

正義敖氏繼公曰食餘曰餽餘謂其所嘗食者也媵御各餽餘者見其惠之及之也此餽之位媵當東面而長者在南御當西面而長者在北略如少牢養者之位不洗而酌略賤也

儀惟拜受拜送而已。不拜既爵。鄭氏康成曰。外尊房戶外

之尊。賈氏公彥曰。酌外尊者。不敢與主人同酌內尊也。

案贊不酢。略也。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注今文侍作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為尊者有所徵求。賈氏公彥曰。不使御

侍于戶外。其承夫婦者以女為主。故使媵侍于戶外也。敖

氏繼公曰。媵雖婦之從者。然自婦至之後。凡主人有事。皆媵

為之。此侍于戶外。不使御而使媵者。亦主於夫也。呼則聞。釋

所以侍戶外之意。

右昏禮成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三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四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四

士昏禮第二之二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見賢遍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

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賈疏內則云由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知十五為限者以其十五成童也言此者欲見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俟見不得言舅姑

寢門外也賈氏公彥曰纚笄宵衣則特牲主婦宵衣也不著純

衣纁衽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成昏故退從此服陳氏祥

道曰纚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

於厥明也敖氏繼公曰士妻之纚笄宵衣猶士之玄冠玄

端也內則言子事父母服玄端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

宵衣者亦士妻事舅姑之常服耳婦之始嫁即以此服見而不為之加者昏禮不主於舅姑也俟見者質明乃見此時俟於己之寢

案不命之士父子雖同宮舅姑亦另有寢門俟見俟贊者引見于舅姑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注古

文舅皆作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賈疏舅在阼阼

姑在房戶之東即當舅之北南面尚之不便下記云父醴女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女得出于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敖氏繼公曰見者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阼席西面舅姑即席亦立於席也

案舅席在阼階西面不為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不為

也。降席西面。舅姑即席亦立於席也。

案舅席在阼階西面，不為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亦不為

內主也。舅姑各異席，亦取夫婦有別之義。

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筭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筭，竹器有衣者。賈疏：字從竹，故知竹器。下記云：緇被纁裏是有衣也。

其形蓋如今之筥筭、籬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賈疏：從西階進至舅前而

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班氏固曰：婦人之贄，以棗栗殿

脩者，職在供養之間，其義一也。敖氏繼公曰：筭棗栗二物

同一器也。聘禮卷幣實于筭，然則筭之制亦隨方如籩矣。門

舅姑寢門也。必云自門入者，嫌婦人出入當由闔門也。進乃

拜，則拜處近於席，不當階矣。始執筭用二手，及拜時則惟右

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

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

通論

何氏休曰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贄見姑以殿脩為敬

見夫人尊兼而用之。賈氏公彥曰必見舅用棗栗見姑用

殿脩者春秋莊二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

夫宗婦覲用幣公羊傳云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

乎殿脩云乎陳氏祥道曰曲禮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

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但籩人

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

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

正義

鄭氏康成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

賈疏前東面拜處

婦人

與丈夫為禮則俠拜。

賈疏冠者見母母於子猶俠拜不徒婦於舅而已。

敖氏繼公

曰撫之不受也。與而後拜敬也。婦還者婦於筵前少立候舅

曰撫之。不受也。興而後拜敬也。婦還者。婦於筵前少立。俟舅卒拜而後還也。又拜者。俠拜也。

通論熊氏朋來曰。古人無受拜之理。惟國君於其士。不必答拜。於他邦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母拜之。

降階受筭。殿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殿丁玩反

石經作段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加薑桂殿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曰脯。散文則脩脯通。敖氏繼公曰。婦於舅並用棗栗。而執於門外。於姑惟用殿脩。而受於階下。皆輕重之差也。進北面拜者。既入堂升。東行當席。乃北面而拜也。奠于席。亦不

敢授也。不撫之者，不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則

拜時亦不釋筭矣。鄭氏康成曰：人有司，姑執筭以起，答婦

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賈疏下記云：舅答拜，宰徹。

案降階則至地，婦禮不下堂。此乃降者，因上執棗栗入升之

禮而為之，重始見也。且授筭者賤，不可以升，故婦就而受之。

脯在籩則五脰，此脰脩當十脰，所謂束脩者也。所授之人，蓋

亦婦人之侍御者。

餘論賈氏公彥曰：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脰脩取其斷斷自脩

也。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

是見已。注婦來為其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

為已見，不復特見。又雜記云：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尊也。亦

為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也。

為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也。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

注醴當為禮
今仍作醴

正義

鄭氏康成曰：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敖氏

繼公曰：贊為舅姑醴婦也。必醴之者，答其行禮於己也。婦見醴，乃成為婦。是時舅姑皆立于席。

席于戶牖間。

正義

鄭氏康成曰：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賈疏知然者，以賓客位於此。是以禮子禮

婦禮賓皆於此也。

案婦見而醴婦，行於舅姑之寢。

側尊，無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

疑魚乙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疑正立自定之貌。賈氏公彥曰云婦疑

立于席西者以其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

禮之間而立則云立不得云疑立。敖氏繼公曰亦有篚籩

豆在其北惟云側尊文省婦東面立。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

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正義 賈氏公彥曰面枋出房者以其贊授故面枋冠禮贊酌

醴將授賓則面葉賓受醴將授子乃面枋也。鄭氏康成曰

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賈疏冠禮受醴南面

者以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在東亦面之拜也。敖氏繼公曰婦於贊乃俠拜者

重其為舅姑醴已也婦又拜蓋執觶拜也其下一拜亦薦薦

亦贊者。

亦贊者。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觶支義反
啐措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

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賈疏以其在門外婦往授之明是婦氏之人

賈氏公彥

曰冠禮禮子禮賓皆卽筵奠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明此

奠時升席南面奠乃降北面取脯此親徹下饗不親徹者於

醴時禮訖故於後略之 敖氏繼公曰拜皆執觶拜也門寢

門也授人于外變於男子之禮

右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其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敖氏繼公曰

於既授脯即反而行饋禮也以食食人謂之饋適婦之禮在

養舅姑故即行饋禮以見其意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它如取女禮取七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組左胖載之姑組異

尊卑賈疏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組左胖載之姑組竝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

饌各以南為上其它謂醬清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

時 敖氏繼公曰二俎乃云側者以無魚腊也姑不別席於

北方者辟婦之位也其它謂爾黍至卒食也此特豚合升而

載之二俎則是每俎皆有肩髀胎脊與其它豚解而載於一

俎者略里矣士喪禮言豚解之法兩肩兩髀兩胎兩脊其有

載之二一俎則是每俎皆有二肩髀。兩脊與共。其它豚解而載於一俎者略異矣。士喪禮言豚解之法。兩肩兩髀。兩肋。與脊。共有七段也。賈氏公彥曰。其它如取女禮者。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異者。彼有魚腊并稷。此無之。彼男東面。女西面。其醬。菹。菹醢。夫則南上。婦則北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異也。酒在內者。亦北墉下。外尊亦當房戶外之東。經不云者。略耳。

案以婦見及廟見時。舅姑俱別席決之。此云共席者。其東面耳。實亦別席也。豆俎諸物各二。足以明之。合升中當有七段。但七中宜分脊爲二也。上有正脊二舉。此亦當然。

存異敖氏繼公曰。南上之文。主於菹醢。蓋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

案經言竝南上竝者竝俎與敦也室中以奧為尊舅席在南故舅之俎與敦皆在南也菹醢則其它中包之

婦贊成祭卒食一酌無從

酌羊進反注
今文無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成祭者授處之

賈疏謂授之又處
置令知在於豆間

敖

氏繼公曰此祭謂祭薦黍肺也卒食亦三飯而止也此禮每節皆殺於同牢之禮以其一酌故無肝從婦之酌也當洗於北堂而酌於室中北墉下之尊酌舅於席前之南姑於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西北面舅姑皆答拜於其席

席于北墉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中北墉下

賈氏公彥曰此席將為婦

餽之位處也

敖氏繼公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存異 敖氏繼公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案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室中布席之常法也况舅姑在西

則婦席宜統於尊更無東上之理敖氏謂人席與神席相變

此堂上之法不可以概室中也又謂設豆之上下與設席相

變室中亦未盡然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餽舅辭易醬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餽者即席將餽也賈疏言將者事未至辭易醬者

嫌淬汗賈疏以其醬乃以指師之淬汗也賈氏公彥曰此直餽餘言西上

者亦以右為上也敖氏繼公曰舅辭者見婦即席將餽已

饌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為禮也下云餽姑之饌則

是從舅命矣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為之

婦餽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御贊祭贊婦祭之也敖氏繼公曰祭肺

亦祭切肺也舉肺脊其姑之所已舉者與亦御者舉以授之食食黍也亦以湑醬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也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墉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餽禮輕鄭氏康成曰奠之奠于筐賈疏取女有筐此如取女禮明亦奠之于筐

案上婦醕姑此則姑醕婦饋禮成於醕餽禮亦成於醕也上

姑祭婦贊之此婦祭御贊之姑不贊者尊不贊卑也

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媵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錯七

各反敷音措注
古文始為姑

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

各反。敖音措。注。古文始為姑。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

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賈疏對御是夫之從者為

後。姪與娣俱名媵。今去娣。惟有姪。言媵先以對御為先。非對娣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

餘。御餽姑餘也。賈疏舅姑始飯而今媵餽舅餘御餽姑餘是交錯之義敖氏繼公曰。

此設之當略如同牢禮。此醕亦酌外尊。

存疑敖氏繼公曰。與始飯之錯。未詳尋其語脈文意。似謂既

醕。則於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若然則始飯二

字皆誤與。

案曲禮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長妾即經所謂娣也。言

長則有其次在。士或姪娣兩有。或娣若姪有其一。或無姪娣。

以它女備之皆媵也。媵先者客之則媵席應在西方東鄉如
餽壻之節也。既餽乃酌此綴始飯之文在酌下者明此時媵
御餽者止飯黍而無食舉也。蓋舅姑之俎皆肺脊各一。姑所
舉者婦餽之矣。舅所舉者媵亦不敢褻焉。於是媵御止與始
飯敦黍而交錯餽之亦猶特性少牢上下餽之分敦黍也。祭
統言諸侯之餽惟曰以四簋黍則餽以黍爲主可知。或曰古
文作姑。姑飯者媵御其餽姑之飯黍而不餽舅飯亦不敢褻
之意。云錯者謂取姑敦黍分設之亦可通。

通論賈氏公彥曰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
以莊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媵者
何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

娣并一一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

何諸侯取一國則一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爲媵也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正義

賈氏公彥曰饗婦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容

位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饗亦用醴下記云庶婦使人醮之

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

卑之是也敖氏繼公曰飲人而用牲曰饗饗婦蓋答其饋

也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觶以酬也婦酢舅亦洗于北洗

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席前舅拜于阼階上北

面婦拜于席西東面姑酬婦則拜于舅之席北而奠觶于婦

之薦西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之于薦東也必言此者

明其禮止於是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昏義云厥明此不

言者又不具耳鄭氏康成曰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

洗者獻酢酬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

皆奠于薦左不舉賈疏云凡通鄉飲酒其燕則使人舉爵賈疏

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

酌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畢更酌

以酬婦婦受觶奠于薦左不舉正禮畢也楊氏復曰此言

奠酬下記言婦酢舅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

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酢舅奠酬之禮與

存疑賈氏公彥曰此饗婦與上盟饋同日為之知者昏義云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鄉食婦彼仕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也

案昏義厥明饗婦之文乃補此經所不及非別言大夫以上之禮也婦方初見一日之內既醴之又饗之日力亦不給矣斷以厥明為是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正義

鄭氏康成曰授之室

賈疏昏義文

使為主明代已

賈疏曲禮子事父母

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之室也

敖氏繼公曰舅

姑先降自西階然後婦乃敢降自阼階蓋達尊者之意

通論陳氏祥道曰醴與饗必于戶牖間猶冠者之醮于客位

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于阼也庶婦則使人醮之猶庶

子之冠不醮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

賈疏俎所以盛肉故知有牲。

婦氏

人丈夫送婦者。

賈疏即上婦所授脯者。

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

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敖氏繼公曰此牲俎其亦用豚與。

餘論

賈氏公彥曰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是賓

所當得也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故歸

俎此饗婦亦不食故歸之也。

右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注古文錦皆作帛。

正義

鄭氏康成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錦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 賈氏公彥曰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

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存疑敖氏繼公曰注古文錦皆作帛饗而用帛亦重謝之也

酬以束帛其節當與冠禮醴賓者同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

案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與小行人合六幣錦次帛繡次錦則差次可知

通論賈氏公彥曰左氏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以此而言，尊無送卑之法，則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則有司送

之。

案送者有司。据下注，則有司即隸子弟也。隸子弟即私臣與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

賈疏左氏傳云：士有隸子弟，尊

無送卑，故知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賈疏：聘禮饗食，速賓，知此亦速之。凡速者皆就館。婦人送者亦

當有館。男子則主人親速，婦人迎賓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就賓館。

賈疏：贈賄之等皆就館。吳氏澄曰：古者他邦之嫁

女於近處，設賓館焉。

敖氏繼公曰：以物餽將行者曰贈。酬之外又贈

以幣，以其勞於道路故也。古之士得取於異邦，則大夫可知

矣

存疑 敖氏繼公曰云贈丈夫者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案 敖氏據經文生義然道無遠近女乃姆媵同行當必有隸子弟之妻妾送之或未可泥也

右禮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正義 鄭氏康成曰沒終也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堇賈疏內則

有堇菹粉榆共養是以疑用堇

敖氏繼公曰乃奠菜亦題下事也賈氏

公彥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

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

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者婦有其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於室也此之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奠菜亦得稱祭者學記皮弁祭菜之類也孔氏穎達曰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

存疑庾氏蔚之曰舅姑偏有沒者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亾者崔氏靈恩曰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亾者

案士祭其祖禰或一廟或二廟舅姑在者自主其祭雖適婦無越見祖廟之禮亦如有適子者無適孫之義也舅姑既沒祭事適子主之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而庶婦無之此可以

庶婦不饋者推之也士雖祖禰並祭而舅姑既沒適婦廟見

祭事適子主之。適婦有特自祀禰廟之禮。而庶婦無之。此可以

庶婦不饋者推之也。士雖祖禰並祭而舅姑既沒。適婦廟見之禮。則惟主於禰。故稱來婦。來婦者對禰之辭也。若庶婦則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自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或以三月奠菜。即三月祭行者。非是。朱子取三月祭行為舅姑存者之通禮。而以三月奠菜為禮之變者。附於祭行之後。一為通禮。一為變禮。明矣。大抵三月祭行。乃適婦庶婦舅姑存沒之通禮。而三月奠菜。則適婦舅姑既沒。特行於禰廟之事。蓋奠菜以補盥饋之不及。祭行以率三月之常禮。故三月祭行。必在奠菜之後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正義

鄭氏康成曰。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賈疏象生時見舅姑。

賈氏

公彥曰。周官司几筵注云。祭于廟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即同席。此祭于廟而別席者。若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敖氏繼公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南上。姑席南面西上。生時見舅姑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是亦質明行事。

案祭時不別席者。以有尸也。此不立尸。則別席可也。婦饋舅姑皆東面。此則姑席南面者。無所辟也。無所辟。則南面者。配位之正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賈氏公彥曰。盥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此亦異於常

氏來婦敬賀夫喜如某采于自王與男其采子。

禮義

賈氏公彥曰。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此亦異於常

祭。祝帥婦以入者。象特牲祝先主人入室也。某子言若張子

李子也。敖氏繼公曰。執筭菜亦於門外。廟見用筭菜。異於

生時之贄也。云帥婦以入。是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

西面。祝在左而為之告也。皇者尊大之之稱。鄭氏康成曰。

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

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

禮 婦人禮不下堂。此盥於門外者。以自外入也。祝盥私臣沃

之。婦盥。御者沃之。婦人入廟由闈門。此由廟門者。以其奠菜

非常禮。故祝道之。而夫不偕也。

禮

敖氏繼公曰。某子者。某諡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

其為大夫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為士者同耳。

案婦於皇舅稱某子。尊尊之義也。士固無諡。即大夫亦不必

盡有諡。則稱諡之說。不可以為通禮矣。又或疑婦人內夫家

稱舅之姓。似非家人一體之意。不知婦本異姓也。始見祝稱

某氏。而告辭別著舅姑之姓氏。亦正始之道當然。不與子孫

稱祖考一例。此於內夫家之義何傷乎。若聘禮祭饗祝稱皇

祖某甫。皇考某子。及特牲少牢筮日。稱諡若字。與此異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初 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扱地。手至地也。賈疏以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手。又與男子空

首不同。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疏扱地。婦人之重拜。稽首拜中之重。故以相況。敖

氏繼公曰。婦拜。拜於其位也。奠菜于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

有餘席。亦一可見設几之節矣。還又拜。亦反於故位。復拜也。此

有餘席。亦可見設几之節矣。還又拜，亦反於故位，復拜也。此又拜者，接神禮然也。其例見於聘禮及特牲少牢禮。孔氏穎達曰：肅拜是婦人之正。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陳氏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手拜者，手至地也。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九拜之中，稽首拜中之重，肅拜者婦人以肅拜爲正。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案 肅拜亦跪，但身微俯而斂手上下之，故異於扱地耳。先鄭以爲擡非也。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正義

鄭氏康成曰：降堂階上也。

賈疏：不直云降，而云降堂者，則在階上。

室事交

乎戶。今降堂者，敬也。

賈疏：室事交乎戶。禮器文。

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

敖氏繼公曰：取猶受也。降堂取筭菜，以其行禮於室也。在堂則降階，在室則降堂。遠近之差，禮亦宜然。入，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拜而奠于席上之右，還又拜也。

婦出，祝闔牖戶。

正義

鄭氏康成曰：凡廟無事則閉之。

賈疏：以鬼神尚幽闇。

賈氏公彥

曰：先牖後戶者，先闔牖後闔戶也。

敖氏繼公曰：婦出戶，則

老釋辭，請醴之，而婦入于房矣。

老體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老釋經註卷之五而婦入于房矣。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正義

鄭氏康成曰。因於廟見禮之。賈疏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

賈氏公

彥曰。舅姑生時見訖。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間。今舅姑沒者。使老醴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處所則別也。

敖氏繼公曰。廟見而醴之。達神意也。不於堂。辟尊者之在之處也。房中行禮。則老其西面拜與。婦見醴乃成爲婦。

案老總家政。舅姑生存時所任用者。故因婦之廟見而達神意以禮之。如舅姑醴婦之禮。婦則無南面。俠拜之文。與姑偏沒則耐於皇姑。婦不越祖廟而見姑。以舅在。則子婦不得越次而奠于曾祖廟也。有繼姑則如常禮。無則奠筭于舅而盥饋以下。自有變禮。若舅偏沒。宜先入廟。不容無見。或厥明見。

姑先行盥饋至三月奠菜於舅而老醴之然後姑饗焉揆諸禮意似當如此。

右奠菜

案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云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疏云將歸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朝於壻之祖廟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未廟見而死以未得舅姑之命而殺禮示若未成婦然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此則禮之變者也此廟見蓋兼奠菜與祭行通言之。

壻親喪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正義 賈氏公彥曰。舅姑存。自饗送者如上文。今沒。故壻兼饗。

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酬錦之等。敖氏繼公曰。壻饗。

丈夫婦人。亦當異日。而皆酬之以束帛也。此禮之節。宜在始。

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醴婦。

之後也。

右舅姑沒饗送者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昕音欣。禰乃禮。

反腆他
典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用昕。使者。賈疏謂男家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

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用昏。壻也。賈疏謂親迎時。腆善也。賓不稱幣不。

善主人不謝來辱。朱子曰：用昕卽詩所謂旭日始旦也。經言戶西，故記復指言其處。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敖氏繼公曰：禰廟，父廟也。廟受重其事也。經凡言士禮，多主於一廟者，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主於禰也。蓋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賈氏公彥曰：辭無不腆，無辱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是賓納幣之時，不得謙虛爲辭，主人亦不爲謙虛，亦教女正直之義也。

存疑 敖氏繼公曰：言當善其辭，又不可以辱命也。

案 辭無不腆，無辱疏義得之。劉向說苑親迎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之辭。後世若東晉王堪六禮儀，宋政和納吉儀，以不

珍之履之。饗後世若東晉王湛六禮儀宋政和納古儀以不
腆之幣爲辭。昧斯旨矣。

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

正義鄭氏康成曰。贄。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賈氏公彥曰。

皮帛必可制者。可制爲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

存疑賈氏公彥曰。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

案虞書。贄二生。鴈其一也。一死則雉。此不用死者。明下達用

鴈不用雉耳。士相見禮。凡贄受者。惟君之於臣。此昏禮皆受

者。主爲合好。異於它禮也。皮不上於堂。當次於帛。經文先言

帛。後言皮爲正。此記及下辭先皮而後帛。文錯綜耳。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鮒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殺全者。不餒敗。不剝傷。賈氏公彥曰。此

並據同牢時也。李氏如圭曰：鼎九者，腊乃有鮮，此用鮮，貴新也。敖氏繼公曰：惟云腊必用鮮，則魚用葦矣。一腊而用鮮，亦異昏禮也。

餘論 賈氏公彥曰：腊用鮮者，義取夫婦日新之義，魚用鮒者，義取夫婦相依附，必殺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

案 必殺全，兼魚腊言之，亦重昏禮之意。聘禮設餼歸饗，皆有鮮腊，特性少牢，魚皆用鮒，此疏所取義，據物以推耳。不言豚者，豚新解之不嫌有異也。

右記行事時及所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笄，吉。今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

賈疏以納采問名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

未成交親，故前禮云：非受幣不交。不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親往，據納徵，惟未行，謂期親迎也。

鄭氏康成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賈疏以納采問名納

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

親。注據納徵。惟未行請期親迎也。主婦女賓執其禮。賈疏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

而已。明許嫁笄。當使之。婦人執其禮。彼非許嫁笄。笄輕。使婦人

主。婦對女賓執其禮。賈氏公彥曰。女子許嫁。謂年十五以

上曲禮。女子許嫁。纓有笄兼有纓。示有繫屬。此不言纓。文不

具也。云醴之稱字者。猶男子冠醴之稱字。是以喪服小記云。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其義同也。朱子曰。許

嫁笄。則主婦當戒外姻為女賓。使之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

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敖氏繼公

曰。此禮當於房中之。醴之以醴飲之也。字。若伯姬仲子之

類。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然

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存疑賈氏公彥曰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敖氏繼公曰筓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筓一則許嫁之筓。

案冠子若不醴則醮用酒質文因時宜也。庶子則醮之昏禮適婦用醴庶婦用醮。適庶從乎夫也。據喪服女子子雖適與庶同則筓而禮之不論許嫁未許嫁槩用醴與以冠子因喪而冠者除喪不改冠推之則及年而未許嫁先筓但未字耳。至許嫁則纓而字之筓猶前筓無二節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正義

鄭氏康成曰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

賈疏諸侯五廟太祖廟不

毀親廟四以次毀之故未毀已毀據高祖廟言

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

賈疏其承高祖

是四世總麻之親若三世共曾祖是少功之親若共祖是太功之親若共祖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道言總麻者

是四世總麻之親。若三世其曾祖。是小功之親。若共祖。是大功之親。若共禰。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直言總麻者。舉最疏而言。親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賈疏。昏義文。彼注者。自可知也。云德。貞順也。言辭。

令也。容。婉婉。

宗室。大宗之家。

賈疏。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來宗事之者。謂之宗。

者。收族者也。高祖之廟既毀。與君絕服。則皆以大宗之家教之。又小宗有四。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代皆遷。不就之。賈氏公彥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教者。小宗卑故也。

之前。教成之法。敖氏繼公曰。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祖。女

所自出之君也。毀。壞也。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禮。國君五廟。太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

而遷之。云未毀者。以其猶在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共。

太祖者。若太祖去。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既毀者同。

祖廟未毀而教于公宮。統於祖也。已毀而教于宗室。統於宗。

也。李氏心傳曰。此言公族之為士者也。若祖廟已毀而教於宗室。然則異姓者亦教於宗子之家與。張子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引而親之。如家人然。

餘論 芑氏穎達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宗也。

案 教女雖在公宮宗室而凡納采至親迎之儀則女父自於其禰廟受之就所親也。

右記筭女及教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受鴈於楹閒南面。賈疏如納采禮還於阼階上對

賓以女名。西面對也。賈疏此節。賈氏公彥曰。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

賓以女名。賈疏此卽西面對也。

賈氏公彥曰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

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事。故記之。敖氏繼公曰問名

之儀。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自西階東面。問名。主人阼階上

北面再拜。進受鴈于楹間。還於阼階上西面。賓亦還於西階

上東面。主人對賓受命。乃俱降也。

右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奉

勇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祭醴謂贊醴賓之時。禮成於三。始祭醴之

初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經直云降筵北面

坐取脯。不言左右手。故記之。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兼

奉之以降授從者于西階下。乃歸執以反命。敖氏繼公曰：始扱壹祭。又扱則再祭。示隆殺也。壹扱而可以再祭。則柶葉如勺矣。右取脯左奉之。不游手也。執以反命。謂至于壻父之門外。乃受之以反命也。此記在問名下納徵上。則是但據納采問名之賓言耳。蓋經文惟見此醴賓之禮故也。若納吉納徵請期之賓。其禮亦如之可知。鄭氏康成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賈疏以下云凡使者歸反命。言凡非一則知四者皆有反命也。納采與問名同使。親迎又無使。故據四者而言。

右記祭醴取脯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

涉反
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

正義鄭氏康成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西上。中庭位併。賈氏公彥曰。授幣得如授鴈之禮。至於庭實之皮。無可相如。故記之。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爲上。敖氏繼公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古之遺言與。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內文者。事未至也。左首爲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西上。統於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三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之位。亦當在西方。

存疑鄭氏康成曰隨入為門中阨狹。賈疏匠人職天子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

牛鼎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共二丈一尺此士廟門降殺甚

小故云門中阨狹執皮者又橫執之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

不得並行也至中庭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

案聘記凡庭實隨入左先彼人君之廟門非阨狹而亦隨入

者禮應爾也。知此士禮隨入亦禮應爾非為廟門狹小之故。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

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賈疏賓

命時則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則主人之士於堂下受皮是其節也。自由也。賈氏

公彥曰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為外釋

之則文見也受皮者自東方出于執皮者之後至于左北面

受之逆退者一人相隨自東而西令後者先向東行也。執

受之。逆退者，一人相隨，自東而西，令後者先向東行也。敖氏繼公曰：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者，事已至也。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它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居客之左，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攷。

存疑 鄭氏康成曰：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案** 士喪禮注云：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蓋此輩乃可以給勞役之事。故士喪小斂大斂，則舉尸奠，則舉鼎，贈則受馬，皆士也。其非有爵者明矣。曾是中士下士而爲人共此役乎。敖

氏以為主人之私臣。良是胥徒或可兼用。老既為主人之貴臣。則臣不必貴者多矣。

右記執皮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迎魚敬反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

焉。重昏禮也。賈疏。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醴。故知父醴女亦母薦。女奠爵于薦東。賈疏。冠禮

醴子。及此篇醴賓。醴婦。皆奠爵于薦東。明亦然也。立子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擯者

請事。母出南面于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敖氏繼公

曰。特牲禮。主人致爵于主婦。西面答拜。此父醴女于房中。位

宜如之。其儀畧與贊醴婦之禮同。

案女將嫁而父醴之。猶子將親迎而父醮之也。昏姻者。人道

之始。且將發戒命。故先加禮敬焉。

之始且將發戒命故先加禮敬焉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正義賈氏公彥曰母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房西行故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敖氏繼公曰是時父立于阼階上女出于母左而就之東面受戒父乃正其衣或正其笄而戒之且女之衣笄固自正矣今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爲識耳女既就父則母東面乎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女當降自西階也母不降送尊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此禮至後世而變與鄭氏康成曰

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忘。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土禮。父母不降送。桓三年穀梁傳曰。禮。

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

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

故不同也。

餘論班氏固曰。去不辭。戒不諾者。蓋耻之。重去也。

案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義也。去不辭。

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歸寧之道。不。

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

命承之也。婦人固重耻。且未知其果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

人與否與。不敢諾也。

婦乘以几從者。一人坐持几相對。

人與否與不敢諾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持几者重慎之。賈氏公彥曰上經雖云

婦乘以几不見從者二人持之故記之此几以將上車時而

登也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見

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

右記醴女至升車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罍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

加勺屬音注又音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注也玄酒說水貴新賈疏郊特牲云明水說齊貴新也又

云几說新之也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賈疏于外器中酌取

此說水三度注于玄酒尊中禮成於三故三注之也敖氏繼公曰玄酒清水也玄水

金定信元事正 卷四
色與酒並設故亦以酒名之云酌則以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也徹幕加勺兼指二尊而言。

案酒則先實于尊而置之惟玄酒臨時方酌故記人明之棄餘水必于階間者若東西階則嫌洗者若贊者往來踐之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禮有玄酒說水明水三者各逐事物生名。玄酒據色而言。說水據新取爲號其實一也。以上古無酒用水爲酒後代雖有酒用之配尊不忘本也。明水者秋官司烜氏以陰鑿取明水於月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加也。配尊之酒三酒加玄酒鬱鬯與五齊皆用明水配之相對。玄酒與明水別。通言之明水亦名玄酒。若天子諸侯祭祀得鬱鬯與五齊三酒並用。卿大夫士祭直用三酒與

玄酒無五齊與鬱鬯及明水若生人禮不忘本亦得用也

玄酒無五齊與鬱鬯及明水若生人禮不忘本亦得用也

右記玄酒之節

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筭注今文橋為鎬

正義鄭氏康成曰被表也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

所以庶筭其制未聞賈氏公彥曰經惟云筭不言表裏加

飾之事故記之敖氏繼公曰此文主於棗栗殿脩者其實

奠菜之筭亦如之舅既答拜而興宰乃徹筭節也

案橋先有設之者婦但以筭加之而已然則橋與筭皆不高

也宰已見士冠禮

右記筭

婦席薦饌于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醴婦饗婦之席薦也。敖氏繼公曰亦如

冠禮席在南籩豆在北也。賈氏公彥曰醴婦惟席與薦無

俎饗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

饗婦姑薦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賈氏公

彥曰經不言姑薦故記之。

案據此推之則父醮子命之迎不言母薦亦母薦之可知。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在北堂所謂北洗。賈疏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

堂之名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賈疏南北節也東西直房

戶與隅間。賈疏東節也賈氏公彥曰經惟言北洗不言洗處及

能故記之三房無北壁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敖氏繼

戶與隅間賈疏東西節也賈氏公彦曰經惟言北洗不言洗處及

篚故記之房無北壁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敖氏繼

公曰室之東隅有二云洗在北堂故無嫌於南篚盛爵觶為

婦酢姑酬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篚在洗東則

水在洗西矣盥為將洗爵以酢舅也無嫌於不洗故惟以盥

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記主為婦禮發之故云婦洗

案房之戶朱子謂在房東西之中注謂洗直房戶與隅間則

洗在房北檐下其南遙直房戶而稍西耳以房四分計之宜

為四分房一在西矣所以然者以更東則當側階也

婦酢舅更爵白薦酢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賈氏公彦曰饗婦

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白薦之嫌別人薦故記之敖氏繼

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更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辟音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

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宜辟也從降而辭

洗升堂而拜洗丈夫於敵者之禮也婦人於丈夫則無之以

是禮不可得而行故也鄭氏康成曰不敢與尊者為禮賈疏

士冠鄉飲酒等主人與賓為禮皆辭洗此則不敢也賈氏公彥曰此當在婦酢舅之

上退之在下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筐在上。賈氏公彥曰婦人有事不下堂言凡者欲見舅姑其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敖氏繼公曰此謂姑饗婦人送者與舅沒而姑特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

右記饗婦及婦人相饗之事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敖氏繼公曰婦入三月然後可以入廟故夫家必至是舉其常祭令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也。凡舅姑之存若沒其禮皆然。朱子曰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古人是自下做上。

存疑 賈氏公彥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也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也

案 祭行者助祭也與奠菜有別助祭者歲時之常禮也舅姑存沒並同奠菜則見於禴廟而祭之所奠者乃菜也助祭必三月後者以婦道既成也助祭庶婦亦當與焉特牲禮之宗婦不專適也

右記祭行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醮子召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

酬酢曰醮。賈疏亦如亦有脯醢。賈疏以饗婦及醮。庶子皆有所醮。醢醢知之。適婦酌之。

鄭氏康成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

酬酢曰醮。賈疏亦如庶子醮然。亦有脯醢。賈疏以饗婦及醮子皆有脯醢知之。適婦酌之

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賈疏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

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醴者亦北面拜送。不饋者其養統於適也。

賈疏謂不盥饋特豚。劉氏攷曰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醮用酒庶子

也。於適婦醴之庶婦醮之此皆聖人分別適庶異其儀。

存疑 敖氏繼公曰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如受適婦

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與。

案 使人醮之明不醴且舅姑不親也舅姑親之亦使贊者以

其代舅姑也不親則第云使人而已庶婦之醮視適婦之醴

為殺其執贄以見于舅姑猶夫適也不饋則不饗可知矣。

右記庶婦

總論 敖氏繼公曰此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不欲其相

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貺音況

正義 鄭氏康成曰昏辭告擯者請事之辭吾子謂女父也貺

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 賈氏公彥曰壻家舊已有辭女家

見許故今得言貺室也。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正義 鄭氏康成曰某壻父名也某也使者名也 敖氏繼公

曰云先人之禮言其先世行之已久

案 行禮本之先祖示有所稟承也冠筮必於禰昏卜必於禰

接賓必於禰婦教必就祖宗致辭必稱先人皆重本之意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蠢失容反注

接賓必於禰婦教必就祖宗致辭必稱先人皆重本之意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蠢失容反注古文弗為不

無能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

謂使者敖氏繼公曰蠢愚謂不敏也女之性既不敏已又

弗能教之言其不足采也命謂納采

致命曰敢納采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若然亦當

有主人對辭如納徵致命主人對辭文不具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不言對則是主人唯拜而已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敖氏繼公曰

此亦使者告擯者請事之辭。命謂已受其納采之禮也。加諸卜謂指女名以問卜也。氏謂女之伯仲也。戴媯爲仲氏亦其一耳。問名而曰誰氏不敢褻之敬也。

存異 鄭氏康成曰誰氏不必其主人之女 賈氏公彥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乃更問主人女爲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也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

案 問者名而云誰氏者措辭之體注云謙也義已明矣又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而疏以收養外女爲說則非也又云婦人不以名行此在婦人無外事固然然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婦諱不出門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則

婦人稱名蓋亦常事。如左傳所載秦女簡璧、宋芮司徒女棄，因事著名。若概不以名行，外人安從知之。今將加諸卜，安得不正其名以告於神乎。

總論 賈氏公彥曰：自此以下納吉納徵請期等，皆有門外賓與擯者傳辭及升堂致命。主人對文有不具義可知也。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正義 賈氏公彥曰：謂納采問名，使者將命來，是已有命來擇。卽是且以備數而擇之也。敖氏繼公曰：此擯者傳主人許

之辭也。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已女然，謙也。賓致命於堂，宜亦曰敢請女爲誰氏。主人則以女名對之。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爲于僞反注今

文於
為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王敖氏繼公曰請禮

賓也。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行。敖氏繼公曰此言已之事畢不敢

復溷主人也。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辭。敖氏繼公曰凡請與辭自再以

後皆曰固。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敖氏

經公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即經所謂請禮賓賓禮辭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且不得許已之命。敖氏

公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即經所謂請醴賓賓禮辭許者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貺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賈疏以其

父卜故知某是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音頂注古文

與為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擯者傳賓主之辭也弗堪謂不能盡

婦道也與如與聞之與與在謂已亦在吉中也取婦嫁女之

家吉凶共之賓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鄭氏康成曰與猶

兼也。賈氏公彥曰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

吉可知。

案若卜不吉。則第使人告之。無所納矣。經不見者。主於正者言之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正義賈氏公彥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敖氏繼公曰。納采之屬。使者皆不言行禮之物。此乃言儷皮束帛者。以其盛於他禮。故顯之。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其次則見於納采。

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對曰：吾子順先典，脫其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禮記鄭氏康成曰：典，常也。法也。敖氏繼公曰：先典，即彼所

謂先人之禮也。納徵於六禮為盛，故曰重禮。此亦擯者傳主

人辭也。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

請吉日。

禮記鄭氏康成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

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

及今之吉也。賈疏：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若期親內則廢

也。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皆已齊

衰期服之親。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今據父之昆弟期於

子小功，不得與子娶妻。若於子期於父小功，亦不得娶妻。知

今皆據壻之父而言。若然，已父昆弟於子為小功，而言此三

族已與子為服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賈疏引雜記者見大

功之未既葬則可以嫁子娶妻。經云三族不據之矣。

賈氏公彥曰：中重也。謂前納采

以後每度重受主人之命也。云三族不虞使請吉日者。今將成昏須及吉時。但吉凶不相干。若值凶不得行吉禮。故及今吉時使某請吉日以成昏禮也。

存疑

敖氏繼公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曾祖

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緦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

案

壻女若壻女之父。四者一有期服俱輟昏禮。記辭三族不

虞舉壻家以見女家也。期服逾年輟昏。而女父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男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子小功之末。而非父之齊

衰大功親。或父之齊衰大功親。而父不在者。則可以取妻。唯

以嫁子。男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子小功之末。而非父之祿。衰大功親。或父之齊衰大功親。而父不在者。則可以取妻。唯本自期服而降者。則不可。據雜記推之。如此。疏言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取妻。舉大概耳。古者有喪。則廢祭。雖總猶然。而聖人制爲此法者。蓋以男女兩族。功總紛繁。不稍通變。則廢禮失時者必多。不言總者。三月而除。統於小功之末也。敖氏以期功總爲三族。不如注止據期服。而義已賅。

對曰。某旣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正義 鄭氏康成曰。前受命者。申前事也。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正義 鄭氏康成曰。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

某日。

正義

鄭氏康成曰。某吉日之甲乙。

賈疏謂以十日配十二辰。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

類。

敖氏繼公曰。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其上則皆擯者

所傳者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正義

鄭氏康成曰。須待也。

敖氏繼公曰。此乃主人堂上受

命時語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

正義

鄭氏康成曰。告禮所執脯。

賈疏。上禮賓賓皆北面取脯。降授從者。故知禮是所執脯。

也。

敖氏繼公曰。禮即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是也。

主人曰。聞命矣。

正義

敖氏繼公曰。命。謂使者之言也。

正義 敖氏繼公曰。命。謂使者之言也。

右記五禮之辭

父醮子。

正義 鄭氏康成曰。子。皆也。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

賈疏。知醮子不在廟者。若在廟。則應筵于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在寢可知也。

敖氏繼公曰。醮

之者。重昏禮也。亦母薦焉。不醴者。變於遣女之禮。

案 醮子為親迎之始事。親迎之後。必三月而後入廟。則方娶

未敢必其克承宗事也。又此禮兼有父庶無禰廟者。醮子於

寢。使得伸父之尊也。先儒或疑醮子為在廟者。非也。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息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敖氏繼公曰。父

命之亦當在筵前北面之時。

命餘論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

也。醮子曰。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蘋。皆以承先祖其祭祀為

不失職。

助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助許玉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勛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

妣之嗣。

賈疏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

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太

妣嗣徽音。

賈疏大雅思齊篇

敖氏繼公曰。此言夫婦之間不可不

敬。然夫倡則婦隨。故汝當勉帥之以敬。謂以身先之也。彼能

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既又戒之。使常敬

也。

案記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婦能敬且順。則久而有

案記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婦能敬且順。則久而有恆矣。姑在而云。嗣先妣者。以其昭穆當也。

存疑荀氏況曰。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呂氏坤曰。醮禮。主人西向。壻南向。

案二說不同。惟敖氏云。父命之。當在筵前北面之時。略如冠醴子之儀。似有依據。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堪。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恭之辭。子既對。乃拜受。解。

右記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

固敬具以須。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壻也。命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

行昏禮來迎。賈疏使某者。是壻名。敖氏繼公曰壻家告期。而賓乃云

吾子命之者。不敢自專。若受命於婦家。然期自壻家出。而婦家許之。雖以為婦家之命亦可也。

案將者。將其禮事。承命者。承授女之命。嘉禮必稱父命。見有

所稟承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母為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夙起夜卧。命舅姑之教命。敖氏

繼公曰。此即正衣若笄之語也。夙夜。舉一日之始終而言耳。

命。謂舅姑與夫之命。

賈氏公彥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

存 賈氏公彥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

故父云命。下文云事也。注有姑字。傳寫誤。

案 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無違命義。注非誤也。敖

氏兼夫言尤全。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衿其蔭反。帨舒銳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帨佩巾。敖氏繼公曰。此即戒諸西階上

語也。施衿結帨亦欲以此為識耳。宮猶家也。謂凡宮中之事。

不可違尊者之命也。婦人無外事故。惟以此戒之。

案 爾雅釋器衿謂之裵。注衣小帶也。陳氏祥道云。衿香纓帶

也。帶結之垂者為襜。詩云親結其襜是也。帨見內則宮事。即

所謂成絲布帛之事。職在其養饋食之間也。

總論 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勉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步于反。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正義 鄭氏康成曰。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

賈疏內 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賈疏內則云。箴管線。續施則文。鞶裘注云。鞶裘言施。明為

箴管線。續有之。是鞶以盛帨巾之屬。此物以共事舅姑。故云謹敬。 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

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敖氏繼公曰。門內。廟門內也。庶母位在下

故送及門內。施鞶與施衿意同。庶母賤。不敢有所戒。故惟舉

尊者之言。以重告之。使敬從之也。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曰

尊者之言以重告之使敬從之也。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指此時而言也。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指異日而言也。言若欲夙夜無愆但當視衿與鞶耳。蓋視此則或能識已之語而父母之戒固自不能忘而可以無愆也。欲其識已之語云鞶足矣。乃及於衿者不敢專以已之所施者為言亦敬也。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姆教人者。敖氏繼公曰言未教蓋謙辭。右記親迎送女諸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子適長子也。賈疏大宗小宗皆是適妻所生長子。命之命

使者。賈疏謂納采至請期。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賈疏隱二年公

羊傳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為養廉遠恥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又云。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注。婦人無外事。但得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此注之文似母親命者。蓋略言之。其實但使子之父兄師友命之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
賈疏。成八年。公羊傳。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何休注。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言宗子無

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

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賈疏。宗子有父。雖主家事。其昏事則父命使者也。

朱子曰。言宗子無父。則是有有父之宗子。如老而傳齊衰

不及者。其子雖代父主家。至於道使定昏。則猶父命之無父

然後母命之也。敖氏繼公曰。宗子。大宗子也。親皆沒。已自

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於族人也。此見

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則是父沒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

宗子不統於旁尊。親歿命使與諸侯大夫略相似。注故引。

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則是父沒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

案宗子不統於旁尊。親歿命使與諸侯大夫略相似。注故引春秋之事證之。昏禮全篇皆為適長立文。則大宗小宗兼之。此節記宗子親沒者之變禮。非專指大宗也。繼祖繼禰之小宗。不稱諸父諸兄則同。

支子則稱其宗。

正義鄭氏康成曰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賈氏

公彥曰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敖氏繼公

曰支子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而言。稱其

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

弟稱其兄亦然。

弟稱其兄

正義鄭氏康成曰弟宗子母弟賈疏以上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宗子同母弟也

敖氏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

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尙親也

曰右記命使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賢見

編反下 竝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自此至篇末論婿不親迎過三月及婿往

見婦父母事也必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

婦道成故見外舅姑鄭氏康成曰女氏稱昏婿氏稱姻賈疏

爾雅釋親文覲見也敖氏繼公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

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以迎是親

迎者必受父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婿

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婿見於婦之父母也。親迎之時，主人迎婿以入，母立于房外。婿奠鴈而降，是亦見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婿須別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婿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概於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之前乎？昏姻者，婿婦兩家相於之通稱。覲者者，卑見尊之辭。

通論 陳氏祥道曰：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八三月婿見之儀存焉。

案齊俗不親迎。詩人譏之。或曰荒政多昏。此亦庶民之分。時宜省禮。非所以處士大夫也。或曰庶子不親迎。然父命子迎。用醮。不分適庶。則亦得備此禮矣。惟敖氏指無父者。及父歿母存者。蓋爲得之以命。使雖稱宗兄。而醮子無父不行也。若然。則凡大宗小宗及支庶無父。皆不親迎矣。此節蓋專主宗子適子立言。以下文云濯概於祭祀。決之也。宗子無父。亦不親迎者。以宗子雖尊。醮命無所受均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已小功卒哭。可以取妻。或餘喪有不必備禮者。亦得不親迎與。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概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濯文學反
概古代反

以未敢見。今吾子屨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禮記文選子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屨。

賈疏謂以潔白之物。造置

於緇器中。是污白色。猶賓至已門。亦是屈辱。

賈氏公彥曰。前祭之夕。濯概祭器。

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請就宮者。使

壻還就家。欲往就見也。敖氏繼公曰。言此明已所以未往

見也。外舅不必先見壻。此蓋謙辭。濯。洗也。概。拭也。濯概於祭

祀。謂祭祀則濯概祭器也。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

辭也。其意以為女未與祭。則未成為婦。故云然。言請吾子之

就宮者。不敢當壻之先見已也。

對曰。某以非它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注今文無終賜

正義

鄭氏康成曰。非它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

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回辭。敢不從。

以得本作得以舊監本已改正今從

之注古文
曰外昏姻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敖氏繼公曰此所

謂禮辭也得為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

見而後不辭其贄亦異於賓客以上賓主之辭皆擯者傳之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

門者異於賓客也賈疏大夫士迎賓皆於大門外壻見於寢賈疏凡聘禮見

皆於廟聘禮敬賓客故在廟親迎在廟者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此壻見外舅姑非賓客非親迎在適寢也奠贄者

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賈疏士執雉是其常也 敖氏繼公曰主

人出門左西面則近於門矣此異於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

壻入門亦入門左也壻於主人長幼不敵如降等者然故奠

贄而不授也士主人先拜故不敢入庭深也東面奠贄象其東

贅而不授。恐主人先拜。故不敢入庭深也。東面奠贅。象其東面訝授也。此賓主服玄端。

案入門東面者。賓主之正。奠贅不授者。見奠之儀。贅唯昏禮下達用。鴈昏既成。則贅各從其本。此士執雉。若大夫則仍執鴈。卿則當執羔也。

擯者以贅出。請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欲使以賓客禮見。敖氏繼公曰。受謂主人欲親受之也。

婿禮辭許。受贅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已見女父。賈氏公彥曰。以其相見說。

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敖氏繼公曰。婿東面辭。既許則進。

訝受其贄。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鄉主人。主人拜于位。進

訝受于門中。壻復位東面拜送。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主人之妻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

相親也。賈疏。爾雅。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

賈疏。婦人迎送不出門。見扉。左扉。賈疏。士喪禮。下葬。闔東扉。兄弟不踰闔。是無外事也。扉。左扉。主婦立於其內。東扉。即左

也。扉。敖氏繼公曰。扉。門扇也。雙言之謂之門。單言之則謂之

扉。闔。東扉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擯者出

請入告。主婦乃位于此。然後壻入。必出乃入者。禮更端不敢

由便也。主婦此時亦纚笄宵衣。

案壻見主婦不用贄者。統於主人。且別於婦之見舅姑也。喪

服傳云。小功以下為兄弟。謂本宗也。則妻之父母。固當以兄

服傳云小功以下為兄弟。謂本宗也。則妻之父母固當以兄弟之道視之矣。

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拜。主婦又拜。婿出。

正義 鄭氏康成曰。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正義 鄭氏康成曰。及與也。賈疏。主人與婿揖讓而入寢門。升堂醴婿。無幣。異於賓

客。賈疏。士冠禮。醴賓。昏禮。饗送者。皆有幣。敖氏繼公曰。於婿之出。主人送于

門外。因請醴之。婿亦禮辭許。主人乃與之揖而入也。入寢門

則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記大略言之耳。醴之。謝其辱也。一獻。

親之也。主婦薦。示夫婦其此禮也。奠酬。婿奠。主婦酬。解於薦

東也。必云無幣者。嫌其如士冠醴賓一獻之為也。士之飲賓

案婿見主婦不用贊者。統於主人。且別於婦之見舅姑也。喪

不必有幣。其或有幣。有為為之耳。此禮畧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其它異者。以意求之。

壻出主人送再拜。

正義 敖氏繼公曰。壻奠酬即出。送謂送于外門外。

案 主人拜。壻不答拜。凡送賓之禮皆然也。

右記不親迎壻見父母之儀

欽定儀禮疏義卷第四

